



外国名家

THIRTY-SIX
WELL-KNOWN
FOREIGN
HORROR STORIES

惊恐小说 36 篇

高兴 主编 爱伦·坡 等著 李文俊 等译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*Thirty-six Well-known
Foreign Horror Stories*

外国名家

惊恐小说 36 篇

高兴 主编 爱伦·坡 等著 李文俊 等译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国名家惊恐小说 36 篇 / 高兴主编; (美) 爱伦·坡等著; 李文俊等译.

-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5. 9

ISBN 7-5402-1735-9

I. 外… II. ①高… ②爱… ③李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
-世界-20 世纪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1274 号

责任编辑: 陈 果 李江华

版式设计: 王 毅

外国名家惊恐小说 36 篇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1400×1000mm 大 32 开 9.5 印张 360 千字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9.80 元

序 言

一提起惊恐小说,我们可能会想起斯蒂芬·金,这位有名的惊恐小说大王写的书在美国销量过亿册,发行量仅次于《圣经》。我们也可能会想起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,它已经成为侦探小说的代名词,以至于大家谈起侦探小说就只知道福尔摩斯而淡忘了书的作者。可见惊恐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。

什么叫“惊恐小说”呢?我们只能用“顾名思义”的方式来做出大略的回答,惊恐小说就是以惊险、恐怖为内容特征和艺术手法创作的小说。它的类型大概可以细分为,侦探小说、间谍小说、阴谋小说、神怪小说、玄幻小说、悬疑小说等。心理学家认为,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原始的、根深蒂固的、无法消除的莫名恐惧,比如说死亡、灾难、报应、暴力、毁灭等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,或者从报纸、电视中,或者从别人的口中,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现惊恐事件:地震、台风、海啸、车祸、绑架、沉船、凶杀、情杀、自杀、枪决等。惊恐小说的产生与我们接受惊恐的心理因素有关。首先,惊恐在心理上源自于自我暗示和联想,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从自身的经历而来的。看书也会引发自我暗示,可以让读者联想到自己曾经历过的惊恐经历。其次,人都有一种涉险的意识,恐怖小说可以向人们提供营造恐怖环境的素材,以达到幻想出另一种不平静生活的氛围。还有一个,就是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好奇。

不同的惊恐小说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。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读一些长



篇累牍的惊悚小说。可以说,长篇的惊悚小说都是一种陷阱,一种诱惑,让读者一步一步进入作者设定的圈套和故事中,最后让读者欲罢不能、寝食难安。而短篇的惊悚小说则不然。它短小精悍,又同样惊恐、同样刺激,很快看完之后如觉得不过瘾还可以马上“卷土重来”。它留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回味。

为此,根据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快节奏的特征,我们选编了这样一部短篇的惊悚小说集。本书中所收的36篇小说,内容广泛,题材多样,都是出自名家手笔。所选作者包括芥川龙之介、梅里美、爱伦·坡、罗·达尔(被誉为英国的欧·亨利)、狄兰·托马斯、威廉·桑塞姆、阿·克里斯蒂(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的作者)等经典的惊悚小说作家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本书选编追求的是惊恐、刺激,但是我们不以阴森、暴力、残酷和血淋淋的场面为噱头,我们着力挖掘惊悚背后的东西。比如所选爱伦·坡的几篇小说就是这样。当我们阅读他的《黑猫》、《红死病的假面具》和《厄舍府的倒塌》时,我们除了感觉到惊恐的气氛外,还会被它严密的逻辑和诗情画意的神秘气息所折服。《黑猫》故事中身体虚弱的主角从小酷爱宠物,尤其钟爱叫做普鲁托的黑猫,终日与它形影不离,后来主人翁渐渐厌倦如此黏腻的生活,慢慢地性情大变如同魔鬼附身一样,将黑猫吊死,却并没有因此摆脱黑猫的纠缠。文中仿佛回荡着古代迷信所说:黑猫都是恶魔变的……《红死病的假面具》写的是“红死魔”吞噬一切生命的故事,够恐怖,够刺激,够惊险,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从这个惊悚小说中看出深刻的寓意:任何荣华富贵在“死神”面前都会黯然失色,生命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死



亡的陷阱。对于芥川龙之介的小说。我们所选的《罗生门》同样看重惊恐背后的意义。《罗生门》篇幅不长,在阴森的气氛中揭露了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,为了一己的生存、不管他人死活的人性中恶的一面。

不多说了,还是打开本书来阅读和感受吧,惟有阅读,我们才可以进入惊恐的空间。

还有就是,胆小的人和脆弱的人要考虑清楚了,对这本书,看还是不看,这也许是个问题。

编 者

目 录

001 序 言

神秘莫测

- 003 墓坑里出来的种子 克·艾·史密斯
012 女房客之谜 阿·布莱克伍德
019 女房东 罗·达尔
026 幽灵 阿·埃弗塔利奥蒂斯
028 摆脱乔治 罗·阿瑟
038 墙 威·桑塞姆
041 查理十一世目睹鬼魂出现 普·梅里美
046 凶宅鬼影 普·梅里美
062 狗的良宵 何·库阿德拉

残酷乍现

- 067 马铁奥·法尔哥尼 普·梅里美
077 猴爪 威·马·雅各布斯
085 过路人,你到斯巴 亨·伯尔
092 尸体解剖 乔·海姆
094 L. 博登抡起了斧头 罗·勃洛克
105 勾心斗角 莱·夏侠
114 老虎 艾·埃·科珀德
123 蒂莫特思叔叔的真面目 让·雷
130 别墅一夜 理·休斯

目 录

迷情地狱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地狱变 | 芥川龙之介 | 135 |
| 黑猫 | 爱伦·坡 | 152 |
| 殉情 | 森鸥外 | 159 |
| 饥饿的石头 | 泰戈尔 | 165 |
| 一枪 | 普希金 | 174 |
| 狼人 | 鲍·维昂 | 183 |
| 从南方来的人 | 罗·达尔 | 191 |
| 悄悄话 | 布·拉姆利 | 200 |
| 夜莺别墅 | 阿·克里斯蒂 | 211 |

死亡密室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圆锥体 | H. G. 威尔斯 | 229 |
| 罗生门 | 芥川龙之介 | 238 |
| 红死病的假面具 | 爱伦·坡 | 242 |
| 厄舍府的倒塌 | 爱伦·坡 | 246 |
| 去墓地的路 | 托马斯·曼 | 259 |
| 死亡的恐惧 | F. J. 萨菲尔德 | 265 |
| 盯梢者 | 狄·托马斯 | 270 |
| 亲眼所见 | 威·桑塞姆 | 278 |
| 一道特色菜 | 斯·埃林 | 283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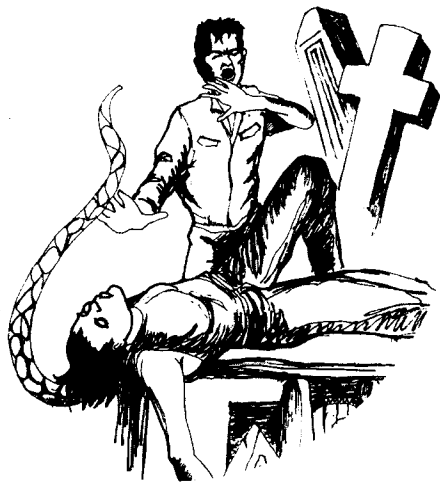
神

秘

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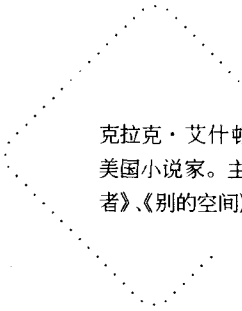
測

他如梦似幻，试探着用手指分开法尔默
纠结的乱发，打量着中间露出的那个东西。
那分明是某种植物的苞芽，夹杂着淡青色和
血红色的内旋褶叶，似乎即将绽开。它是从
头盖骨中央骨缝间长出来的。



墓坑里出来的种子

克·艾·史密斯



克拉克·艾什顿·史密斯(1893—1961),
美国小说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金星上的不朽者》、《别的空间》等。

“对了,我找到地方了。”说话的是法尔默,“那可是个古怪的地方,跟传说中说的
一模一样。”

他朝篝火里快速地吐了口唾沫。看他这举动像是要表明,这时他实在不想多说话。他侧过头去,不理睬索恩那审视自己的目光,而忧郁阴沉地注视着委内瑞拉那一片莽莽苍苍、黑沉沉的密林。

三天前,索恩由于高烧,身体虚弱,头昏目眩,不能和法尔默一起把这次行程坚持到底。此刻,他心里直纳闷,实在想不通,法尔默走后那三天里,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这变化,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莫名其妙,说不清,也道不明。

然而,另外一些方面却是显而易见,明明白白。此前,法尔默即使在遇到极度艰难困苦和病痛折磨的时候,仍然爱唠叨,时刻不肯停嘴,且兴高采烈;可如今,却变得闷闷不乐,少言寡语,像是一心牵挂着什么遥远而棘手的难事。他原先直率的脸已变得两颊凹陷——甚至瘦得尖嘴猴腮——连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,像是怕睁大了会泄露什么秘密似的。这些变化把索恩搅得心烦意乱。不过他尽力不去理会这些印象,权把它看作是自己退烧过程产生的病态的错觉而已。

“可是你能不能跟我说说,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?”索恩追问道。

“没有更多可说的,”法尔默嘟嘟囔囔,口气古里古怪,“只是些断壁残垣,还有些摇摇欲坠的柱子,仅此而已。”



“那有没有找到印第安人传说中提到的那个墓坑,说是里面就藏着黄金?”

“倒是找到了,可里面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。”法尔默说话的口气严峻,且阴沉可怕,索恩忍着不再追问下去。

“我看,”他轻声地说,“咱们还是继续去找兰花吧,寻宝这一行当不是你我干得了的。顺便问一句,你这一趟有没有见到奇花异卉或别的植物?”

“蠢话。没有。”法尔默喝道。他的脸在火光映照下,突然变得灰沉沉的,两眼射出一道光,说明他此时此刻既感到恐惧又怒火中烧。“给我住嘴,行吗?我不想多说了。这一天我的头痛个不停,看来我这是染上天杀的委内瑞拉热病了。明天咱们还是往前去奥里诺科河^①。这一趟出来我可是吃够苦头了。”

詹姆士·法尔默和罗德里克都以找寻兰花为业。此前他俩和两个印第安人向导一起,沿着奥里诺科河上游的一条偏僻的支流一直走。这一带盛产奇花异草。此外,当地的部落还流传着一个含糊不清却又令人坚信不疑的传说,说是这条支流的某个地方,有座废城,城里有个墓坑,里面满是某个不知名民族死者陪葬的金银珠宝。法尔默和索恩对这一传说动了心。他俩认为值得去调查一番这传说的虚实。离这一废墟还有一整天路程的时候,索恩病倒了。法尔默只好留下一名印第安人照料索恩,自己带着另一名印第安人坐着独木舟继续前行。三天后的一个黄昏,法尔默才回来。

索恩躺着,两眼打量着自己的伙伴,心想,法尔默准是没有找到财宝,大失所望,这才一声不吭,显得这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。同时,肯定还有热带流行的某种传染病在他血液里作怪。但是,他对自己的判断又怀疑起来:按法尔默的性格,即使在目前这种处境下,他不该灰心失望,也不会没精打采的。

法尔默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坐着,凝神望着前方,视线似乎穿过火光映照下的迷宫似纠缠着的藤蔓和树的枝干,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某些东西。而藤蔓和树木构成的迷宫里潜伏着一片黑暗,里面传出阵阵悄声絮语。不知什么原因,法尔默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恐慌的神情。索恩继续打量着他,看到两名印第安人神情淡漠而神秘,也在打量法尔默,像是模模糊糊而有所期待。索恩对此感到迷惑不解,但是过不了多久,他不再去想这不解之谜,而变得烦躁不安起来,体温时升时降,搅得他陷入了昏睡的状态。但是在他时睡时醒的恍惚中,似乎看到法尔默呆滞的脸孔,在行将熄灭的火光和渐浓的阴影里,那脸变得越来越模糊,越来越扭曲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,索恩觉得体力有所恢复:脑子清醒了,脉搏也变得平稳。但是他一看法尔默那一副病态,一举一动似乎非常吃力,寡言少语,行动迟缓、僵硬,一种关切之情油然而生。法尔默仿佛已记不得头天说过要回奥里诺科河的话,索恩只好

^① 奥里诺科河是委内瑞拉的主要河流。主源南出和巴西接界的帕里马山,流经哥伦比亚边界,注入大西洋。



自己独自一人担当起动身前的全部准备工作。对方的状况令他感到越发迷惑不解：他明显没有发高烧，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看不出到底患了什么病。但是出发前，他照例还是让法尔默服了一剂高效的奎宁。

拂晓时分，暗淡的橘黄色阳光斑斑驳驳，从密林树顶上透过来，照在他们身上，闷热异常。一行人把随身所带的东西搬进了两条独木舟，沿着缓缓的水流出发了。索恩坐在一条独木舟的船头附近，而法尔默则端坐在船尾，一大捆兰花根和一部分行囊塞满了船中间部分。两名印第安人则坐在另一条船上，随船装了其他的一些应用之物。

这一段行程单调乏味。小河像一条懒散的茶青色的蛇，在无边无际、黝黑的墙似的密林间蜿蜒蠕动着。兰花幽灵般不时出没在密林中，对他们挤眉弄眼。四外只听得木桨发出的击水声、猴子响亮的喧闹声，以及羽毛火红的鸟儿争斗声，此外听不到别的声响。太阳已升到丛林的上方，倾泻下一道道灼热的亮光。

索恩一桨一桨稳稳地划着，时不时转过身子，跟法尔默交谈几句闲言碎语，或亲热地问点什么。对方身子直挺挺地，呆坐在阳光下，目光迷离，脸色苍白，煞是古怪。他手中拿着桨，却无意动它，对索恩的问话不予回答，只是不时像是受了惊吓，摇晃着脑袋。显而易见，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。过了一会，他连连发出一声声呻吟，像是因疼痛而发，又像是在神志昏迷中说的呓语。

一行人就这样行驶了几个小时。两岸是密不透风的丛林，夹在其间越发闷热难当，令人透不过气来。索恩听出法尔默的呻吟声变得更加尖厉刺耳。他回头一望，只见法尔默已摘掉遮阳帽，对这夺命的酷热似乎无动于衷，手指狠命地在头顶上猛抓乱掐。他整个身子在痉挛着，晃动着。就在他在这样极度痛苦挣扎而身子左右摇晃中，独木舟跟着也危险地颠簸起来。他接着高声尖叫起来，听来不像人声，怪异而骇人听闻。

索恩当机立断，立即把船向岸边驶去。正好在这阴森森的稠密丛林中，有个小小的豁口，成了小船停靠的地方。两名印第安人随后跟了过去。他俩窃窃私语，眼望着那个病人，神态既畏惧，又恐慌。这情景使索恩感到极度的诧异不安。他觉得，这种种怪事怕是预示着一些怪诞可怕的秘密。但他却看不透法尔默到底犯了什么病。他所知道的种种恶性热带病的病症，像一群可怕的幽灵，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但是他却拿不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作祟，害得自己的旅伴变得这副模样。

索恩把法尔默弄到岸上，安置在一个半圆形的沙滩上。沙滩周围藤蔓交错。他没叫那两个印第安人过来帮忙，因为看来他们不愿接近病人。索恩从药箱里取出吗啡，给法尔默作了大剂量的皮下注射。这似乎减轻了法尔默的痛苦，随之便不再痉挛了。索恩利用这机会检查了法尔默的头顶。

这一查使索恩吃惊不小，原来在法尔默的蓬乱的浓发间，高高隆起一个又硬又尖的肿块，很像是刚长出的兽角的角尖，但皮肤还未损坏。这东西似乎有一种勃勃

生机和不可扼制的生命力，仿佛就在他手指触摸之间，正在奋力生长。

刹那间，法尔默突然神秘地睁开了眼睛，意识像是完全恢复过来了。有好几分钟，他又回复到原有的神态，这跟他从废城回来后一段时间的表现，判若两人。他又开口说话，像是急于要摆脱压在心头的什么重负。他说话的嗓音含糊不清而平板，但索恩还是听得懂他嘟囔些什么，串起来能领会其中的意思。

“墓坑！墓坑！”法尔默说，“那该死的东西就在墓坑里，在墓穴的深处！……就是黄金万两，我也不会回去……索恩，那些废墟，我没对你说多少。太难说了，太难了，不可能说得清。

“据我看，那个印第安人知道废墟是个邪恶的地方，他领我去了那里……可他没有对我透露过一言半语真情。我去寻宝的时候，他就待在河边等我。

“那边有好几堵高大的灰墙，比丛林还要古老——就像死亡和时间一样古老。造那些墙的石块一定是由某个不为人知的行星人采来的。那些墙耸立着。以一种怪异异常的角度倾斜着，像是随时要倒下来，压垮周围的树木。那边还有一些圆柱：很粗壮，圆鼓鼓的，样子很怕人，上面雕着的东西，看了叫人胆战心惊，即使在莽莽热带雨林之中，也没能被森森草木淹没。

“毫不费力就找到那个该死的墓坑了。想来坑上的地面新近才被挖开过。一株大树的根部在石板间缠绕，被埋在地底下已千年之久。有一块石板翻落，倒在路面上，另有一块则落到坑内。那儿有个很大的洞，由于树木稠密，洞底光线幽暗，看不清里面的东西，隐隐约约只见到一些闪着动着的微光，到底是什么，说不准。

“你还记得吧，我随身带去一捆绳子。我把绳子的一端绑在那株大树的主根上，另一端从洞口放下去，自己像猴子似的拽着绳子滑下。到了洞底，由于光线太暗，起初，除了脚下周围闪动着的幽幽微光外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后来我开始走动，脚踩到一些松脆的东西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碎裂声，到底什么东西，说不清。我打开手电筒，这才看清遍地散落着尸骨。到处是死人骷髅。这些东西很久前一定被移动过。我在尸骨和尘埃中到处摸索着，自己仿佛也成了食尸怪。我东摸摸，西探探，可找不到点值钱的东西，尸骨上连手镯和戒指也找不到一件。

“一直到我打算爬出来的时候，才注意到那个真正叫人恐怖的东西——我仰起头往上望的时候，就在洞顶离洞口最近的地方，一个角落里，在蛛网密布的阴影中，我看见了那东西就挂在我头顶上方十英尺的地方。此前我顺着绳子往下落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几乎碰到它了。

“那东西初看上去像个白色的格子架。后来才看清，要说是格子架，部分也是人骨组成的——整副完整的人骨组成的，像是个伟岸强壮的武士的骨骼。他的头盖骨里长出一种白森森的干枯了的东西，像是一副鹿角，却又很古怪，末端是数不清的卷须，长长的，像根根带子。卷须往上长，一直长到洞顶。当年那些卷须往上攀援，同时一定也把那副骷髅，也就是那具尸体也提了上来。



“我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检查那东西。那想必是某种植物，显然是在那脑袋里长出来的。它的一些枝条钻出裂开的头顶，另一些则穿过眼眶、嘴巴及鼻孔，往上蔓延。这个亵渎神灵的东西的根须向下延伸发展，爬遍每一块尸骨，在上面缠绕结成了网，连脚趾和手指骨也不放过，死死缠住，成了一个个下垂的纠结纷繁的圈圈。最可怕的是那些从脚趾尖长出来的根须又爬到另一个头盖骨，在上面扎根，带着断裂的根系碎片，在正下方摇摇晃晃地悬吊着。在这个角落的地面上，到处散落着掉下来的骨头……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看了这情景我感到浑身有点虚弱无力起来，还感到有点作呕：人与植物居然如此混杂在一起，这景象是何等让人憎恶，又何等令人费解。我缘着绳索往上爬，心急如焚，焦虑万分，但是那东西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迷住了我，使我攀到一半的时候，禁不住停住了，开始注视起它来。想来我过早地把身子倾斜过去，搞得绳索摇晃起来，结果我的脸轻轻地撞上了头盖骨上方的一根枝条。

“只听得什么东西啪的一声断了——也许是枝条上豆荚之类的东西。接着一团珍珠色粉尘把我的头紧紧罩住。粉尘很轻、很细，没有气味。粉尘纷纷落到我的头发上，钻进鼻孔和眼睛，呛得我几乎喘不过气，睁不开眼睛。我设法抖掉它。接着我继续往上爬，终于钻出了洞口……”

法尔默原想竭尽全力要把自己的经历连贯地——交代清楚，这对他来说似乎已力不从心。说到这里，他的话已是前言不搭后语，说出来的只是些嘟囔声了。那不可名状的怪病又发作了。你听他又在胡言呓语，又是痛苦呻吟，不过其间也有一阵短暂的时刻，说起话来还是有条有理的。

“头，我的头！”他喃喃道，“我的脑袋里一准有什么东西，在生长，在变大。听我说，我感觉得到，就在那儿。离开墓坑后我时刻都感到不对劲……自那以后，心里老觉得七上八下……身上一准有那古代魔鬼植物的种子……种子已经扎下根……正裂开我的脑壳，钻进我的脑子里去了。这是从人头盖骨里生长的植物——就像是花盆里长出来的！”

可怕的痉挛再次发作。法尔默倒在索恩的怀中翻来倒去，难以控制，并痛苦地尖声怪叫起来。索恩一见对方这等惨状，忧心如焚，万分震惊。想要制止他别无办法，只有再次给他皮下注射。索恩费了好大劲才给他作了注射，且剂量是原先的三倍。注射后，法尔默渐渐安静下来，但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目光呆滞。他躺在地上，鼾声如雷。索恩第一次注意到法尔默的眼球鼓起，好像就要从眼窝里蹦出来似的，这使得他即使入睡了也无法闭上眼睑，扭曲的脸面显得很疯狂和恐怖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法尔默的头颅里硬是把眼珠子挤出来。

这时索恩突然有一种虚弱和惊惶之感，身子不禁颤抖起来。他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荒诞梦魇的罗网之中。他无法，也不敢相信法尔默说的故事的真实性，也想不透将预示什么。他断定，那不过是对方臆想出来的，是怪异的高烧后的病态现象，他

伏下身子。他注意到,法尔默头上的那个兽角状的肿块这时已冲破头皮了。

他如梦似幻,试探着用手指分开法尔默纠结的乱发,打量着中间露出的那个东西。那分明是某种植物的苞芽,夹杂着淡青色和血红色的内旋褶叶,似乎即将绽开。它是从头盖骨中央骨缝间长出来的。

索恩只觉得一阵恶心,不忍再看法尔默低垂的头和他头上长出的那个招灾惹祸之物。他转过身去。他又开始发烧。他的四肢虚弱无力,人显得可怜巴巴。奎宁生效了,他随之听到一阵昏迷的低语在耳边回响,眼前浮现出一团死一般的茫茫瘴气,他的视线模糊起来。

他在和自己的疾病和虚弱作斗争,要战胜它。他丝毫不能退却。他必须与法尔默和两名印第安人继续前行,到达最近的贸易点。要到达那地方需要在奥里诺科河行驶好几天,到时候法尔默就可以得到救助了。

仿佛纯粹是他的意志力在起作用,他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。他感到又恢复了体力。他四面张望,寻找那两名向导,想不到连个影子也没有,他不禁惊慌起来。他朝更远处张望,发现其中一条小船——那两名印第安人坐的小船——也无影无踪了。显而易见,他们已抛离他和法尔默,不辞而别了。也许那两名印第安人早已知道法尔默染的是什么样的病,害怕了。不管怎么说,反正他们已走掉,并且带走了许多搭帐篷的装备和大部分食品。

索恩竭力压下内心的厌恶感,再次转身打量法尔默遭灾的身体。他果断地抽出一把折刀,俯下身子,尽量离法尔默头皮近的地方,安全地把那个凸起的苞芽切除掉。想不到的是那东西像胶似的,异乎寻常地坚韧,并且流出液体,稀稀的。这液体的内部组织布满神经状的细丝,还有一颗核,很像软骨。面对此情此景他不寒而栗。他赶紧随手把它扔到河滩上。接着他双手托起法尔默,跌跌撞撞、踉踉跄跄地朝余下的那条小船走去。一路上他摔了多次跤,跌倒在法尔默那了无生气的身上,差点昏死过去。他又是抱,又是拖,终于把法尔默弄到了船上。他虽已筋疲力尽,还是使上最后一点力气,挣扎着把法尔默挪到船尾,靠在行李堆上。

索恩的热度在迅速升高。他费尽周折,使尽力气,昏昏沉沉地把船从岸边撑开,驶入河心。他有气无力地划着桨,终于因高烧再也动弹不得,手指失去知觉,木桨滑落下来……

黎明时分,天空昏黄一片,索恩苏醒过来。这时他的意识比较清醒,感觉也好多了。但是一场高热之后只觉得浑身乏力困倦。他意识清醒后第一个想到的是法尔默,便使劲转过身去,可是由于过度虚弱,差点没掉进水里去。他面对伙伴坐了下来。

法尔默还是半坐半卧地靠在一堆毯子和行李上。他双膝蜷曲,两手像是由于强制性痉挛而紧紧抓住了膝盖。他的面容显得僵硬、恐怖,跟死人一般。他的整个身子僵直,无异于已是个垂死之人。但是,索恩之所以感到极度恐怖而禁不住喘不过



气来的并不是这个原因。

刚才索恩陷入昏迷状态中,在那短暂的时间里,法尔默头上那个邪恶的植物苞芽,像是完全由于受了被切除的刺激,又不可思议地疯长起来,一个淡青色的茎干在变粗变高,长到六七英寸高后,开始像鹿角一样分出叉来。

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何况,类似的东西还从眼睛里长出来。原来是眼球的地方,长出了茎须,径直向上攀援,爬过了前额后,接着在头顶上,像鹿角一样正在分叉呢。这些鹿角状物的顶尖全呈淡红色,在暖和而无风的空气中,有节奏地频频点头,微微摇动,颇具一种令人生厌的活力……他的嘴巴里又伸出另一根茎须,像一根长长的白色舌头,卷曲向上,但还没有分叉。

面对这幅令人摧肝裂胆的恐怖景象,索恩闭上眼睛不敢去看。但是,在一片黄色的耀眼光辉中,那张枯槁的脸面,那些茎干仍然出现在他的视觉中,只见那些攀援而上的茎干,像一条条可怕的、死灰色的九头青蛇,在曙光中蠕动。它们像是在向他招手,其间变得越来越粗,越来越长。索恩又睁开眼睛,又感到一阵新的恐怖。因为他觉得那些鹿角状物确实比刚才又长高了许多。

索恩已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催眠状态中,他坐在那儿,打量着它们。是幻觉吧,但他亲眼所见那些植物在眼前长大,自由自在地活动着。反正幻觉已增强了。然而法尔默还是一动不动地靠在那儿,而那张羊皮纸似的脸萎缩凹陷下去,像是那些植物的根须正在吮吸着他的血,像饥饿而贪婪的食尸怪,大口大口吞噬他的肉体。

索恩猛地转过身,打量着河岸。河面变宽了,水流显得更加平缓。他想要在河岸上找到熟悉的标志,以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,但是一无所获。所见到的只是两岸雨林中的排排单调的青灰色的悬崖峭壁。他油然而生一种孤立无援的失望之感。他像是在疯狂的噩梦中,落入一股无可名状的怪异潮汐中,杂陈在比腐烂还要可怕的东西之间,随波逐流。

他的意识恍惚迷离起来,就像置身于一个封闭的圈子里,反反复复想到那个吞噬法尔默肉体的东西,挥之不去。他突然萌发一种好奇心。想深入地探究一番它到底是属于哪类生物。但是他找不到答案。那既不是真菌,也不是瓶子草,在他早先考察过程中从未遇见过,或听说过这类东西。正像法尔默所说的,一定来自天外:可以想像,地球上长不出来的。

他确信,法尔默已经死了,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。至少法尔默已得到了解脱。但是,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,听到一声低沉的、喉咙里发出的呻吟声。他大吃一惊,恐怖中只见法尔默的四肢和躯体微微扭动起来,越扭越频繁,而且是有规律又有节奏,但与头天那种痛苦的挣扎和强烈的痉挛截然不同。这分明是一种机械性的扭动,像是在接受电疗。索恩看到这种扭动与植物萎谢时那令人厌恶的摆动很合拍。这种摆动对旁观者无异产生催眠的效果,不知不觉间,令人昏昏欲睡。他一度发现自己一只脚合着那可恶的节奏,踩动起来。